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繡球 第十七回 景福堂內四人聚談 陳鄉紳家二次做壽

話說畢太太大眾吃飯之後，說些閒話閒事。這日仍回張先生家，連日部署行李，料理酬應，與黃繡球家往來一切，事務繁多。約莫又將一月，那黃氏家塾的規模、章程，粗粗議定，覺迷庵准開女學堂的事，也在這當口大家商議過了。那畢太太帶來應用的書籍、器物，足足的有十幾箱，分散開來，添做了許多書架。凡是零星物件，本地買不出，一定要用，或是備而不用，也都齊全，記出一篇帳來。連水腳關稅，差不多用上一千數百番，這注帳，都是畢太太所墊，合起黃氏夫婦修房子、買傢伙、收拾覺迷庵、點綴衙門口，也在一千以外。往後的經費，通盤籌劃，並無著落，又沒有生息的款子，就這兩個一千以外，算畢太太同黃氏夫婦兩分擔任，才只創成個局面，不曾下手做事。雖說大家各盡義務，無甚開銷，究竟同志不多，沒有人可以贊助，能夠贊助的，又或材不勝任。那家塾同女學堂，要兩處完全週到，很不容易。若是女學堂在別處另延教習，這女教習又不比男教習易請，男教習真能任教授資格的，已是難得，女學未經發達，別處便有識字知書、深嫻禮法、又肯熱心女學的閩秀良媛，只恐也自習有餘，教人不足。內地更不比通商大埠，風氣大開，女人總有多少不便。若是就地推選，無論尋常的人，不必講起，幾個紳衿家的誥封夫人、千金小姐，也都推選不出。黃繡球因此同大家商議了好些日子。那家塾大致已妥，只等擇期佈告開學。惟有女學堂倒易說難行，提議不決。

後來黃繡球變了一條計策，說：「我們這女學堂且不照大概的教法，仍舊用我教王老娘、曹新姑的法門，編些歌唱演義，如《二十四史演義》、《二十一史彈詞》之類，比王老娘們的稍文雅些，淺近卻是一樣。刻好釘成雪薄的本子，再揀畢姊姊帶來的最新唱歌書、繪圖速通、虛字法、各種天地人物的圖譜畫張，每日在那學堂裡教與人聽、指點把人看。學生約定額數，先招五十名，年紀要在十三四歲以下。教的時候、指點的時候，也按著班次，先後一律。每日也分午前午後兩班，每班若干人，上午教兩個鐘頭，下午也只教兩個鐘頭，七日來復，也歇歇一天，惟第六日不歇。這個法子，有幾樣好處：頭一，我同畢姊姊只要每日輪流，分兩點鐘的工夫到女學堂去；第二，那刻的本子，由學生帶回家去，叫她家所有的人看得懂得，一個學生身上，就譬如化了多少學生。有人想要這本子，每本賣他十四五文，除成本，積下來可以補助添印；第三，名為教女小孩子，實則連男孩子，並不論男女老少，都看了有益，算得見個普通社會的教科書。外面地方，聞風繼起，或是照樣編起來，或是來借刷我的稿子，就從我這五十名女小孩子，教出五百名五千名，乃至四萬萬同胞，多得了影響。有了這個影響，任他們各就各處的，深處去求，高處去學，先替他們做個開通知識的引子，收效必定不小；第四，照這個程度，半年可以卒業。卒業之後，另招五十名。等到年半兩年，三四次卒業之後，可將此事推給曹新姑，我們再做加進一層的辦法。等到加進一層去辦，這兩年中所教的女學生，又化出去，接上來。你看不到十年，我們這村上的女子世界，成個什麼樣兒？一定出幾個人，如英吉利提倡女權的傳尊紗德、熔鑄世界的奈經慨盧，俄羅斯欲專制地球的伽陀釐一流人物，像我生平夢見的羅蘭夫人，想見的美利萊恩，也一定有人可以承當的。」

畢太太道：「這除非妹妹將來承當得起，此時照妹妹所說，真是平實切近，大有道理，但我怎樣能附得上你？」黃繡球道：「我又何嘗有什麼本領學問？這些編造的事，還不靠在通理一手承任，一面編，一面刻，索性索了端午節，歇了夏，到秋季開學，這幾個月內，甚為寬舒，你我也趁這幾個月，再涉獵點，再斟酌些，還要再想法子，籌出一筆錢來。」

黃通理當時聽了這一番話，沉思點首，末後才開口說道：「這個教授的法子，的確甚好，虧你真想得不錯。看似極淺俗，幾乎不成了個學堂格局，細細想去，實在使得。只收十三四歲以下的，尤其穩當，在我們內地，不至於駭人耳目，弄出別的事來。現在外面各省的女學堂，不是說什麼內容敗壞，就是徒有其名，再不然，又同那浮囂詭秘的維新社會一樣。只聽他說經費不足，卻籌了多少經費，不曾見個什麼影子，過了些時，那已籌的消耗了，未籌的就經年累月，不得成功，反將購辦的什物變賣，抵充房租、伙食。再支持不下，就關門落門，一個個的分散開了。如今我們的這樣辦法，經費是極有限了，終久不能說不要經費。所難的，只恐就在這一層上。」

畢太太道：「是呀，我這次路過上海，在這些裡頭，又很查考了些。不說別的，單講那上海甚麼馬路的一個學校，起先在泥城橋發起的時候，租了大洋房，規模十分像樣，不上幾時，移到一條巷內，又不上幾時，移到現在的地方。學是開了，事是辦了，經理的人是實在吃力得很了。在先的經理不下，換了在後的，在後的經理不好，又換了在先的，換過兩三次，支了一兩年，聽說他校內仍是竭蹶不堪，因竭蹶而敷衍，弄得毫無規則。其中的女學生，走出外面，不獨是沒有女學生的形式，卻往往連形式都看下去，穿的衣服，甚至於爬上許多蟲子，還脫不下來。有些輕嘴薄舌的笑她們，說是她們只有一條愛國的心腸，死命的想那愛國的方法，所以連自己衛生的道理，也沒有功夫去問，正見得她們肯吃苦發憤。其實平心而論，她們總因為生計艱難，做幾套衣服，真不容易。又大凡中國女子的性質，多半疏懶，塗脂抹粉，只管同砌牆頭似的，胭脂塗得通紅，水粉搽得雪白，她那頸脖子底下，一圈兒黑泥，卻像一道鐵箍，日久月深，刮都刮不掉，洗更洗不清的，不知多少。但是要塗脂抹粉，還說不定早晚洗個把臉兒，一到到了女學堂，儘可以為著不用脂粉，連臉也少洗幾次。臉都懶得洗，那身上想必更懶得去察，污裡八糟，怎樣不會生出蟲子來呢？也有自命志士的，頭髮養得又長又亂，身上的內衣穿得同煤鍋一般，早上起來，來不及洗臉就吃飯；晚上以三四更天，連著外衣就滾在牀上，呼呼大睡。今日如此，明日也是如此，這種性情，向來是中國的名士派，叫做不修邊幅，又叫做落拓不羈。那些女學生，若是也有這種性情，以為男女平等，正好一樣做去，既可省事，又可省錢，不曉得這種情景，大不文明。文明的人，第一以潔淨為主，潔淨又不是專講修飾的說法，不可誤會。大約一個人能愛潔淨，總有個愛好的心，做起事來，不論好歹，總有個精神可見。若是一味的隨便，潔淨也使得，不潔淨也使得，那就習於懶慢，懶慣了，就處處打不出精神，想點正經心思，也是陰柔疲軟，不能振作。自古言有餘而行不足的，雖不都是這一班愛潔淨的人，大概不愛潔淨的，也十居五六。學堂既是造就人才的，不把這敗壞根由先振刷了，怎樣能將文明思想灌輸進去？」

「所以像上海，那教會中開的中西女學堂，通理先生，該是知道的，它那一座大洋樓，高敞寬明，不消說起，便是它裡面起居動用的什物，件件精緻；在堂宿息的，個個都是鐵牀；出來的學生們，大大小小，無不衣履鮮潔，行步整齊。便有幾個貧苦人家女兒，自己料理不週，既進了它堂中，總得合它的規則，不然竟其不收，這無非經費充足的原故。經費不足，就不免諸事遷就，始而遷就，繼而撐持，撐持不住，又收不得場。一個人辦的不免意懶心灰，兩個三個人合辦的，更就彼此觀望。日夜作無米之炊，彌補了前頭，虧空了後面，籌算運動，還來不及，那再有心講到學堂裡的教育？所收的女學生們失了教育，也只沾染些習氣，加上那本來疏懶頑疲的性質，怎麼不要腐敗出來？」

張先生至此，忽然插嘴說道：「聽諸位講這些話，真真做一樁事，好不煩難。我是一個公門中奴隸，配不上參議這個，卻是開學堂，不過為造就人家的子弟，聽諸位所說，要這樣費力盡心，才算道理，要這樣想法籌款，才能經久，我就不懂。向來我們中國人，請一位教讀先生，看得教讀先生極其尊貴，責備教讀先生，也極其清高。平等人家不說，那官府人家，說起西席老夫子，大到極處，吃酒席總是第一座，奉旨不能讓的，似乎鄭重無比了，那裡曉得所說的，竟同所做的大相反對。請兩個師爺，必定是教讀師爺的錢少；開兩桌飯菜，必定是教讀師爺的菜壞；住的公館宅子，總是揀剩下來的房子請教讀師爺鋪牀；用的底下人，終日在外面閒蕩。教讀師爺一個月裡偶然離一離學生，便說腳步散，沒有坐性；終年的主人延賓拜客，卻從不拜一拜教讀師爺。這個尊貴教讀的意思，在於何處？我想請個教讀，無非為自己兒子讀書，不講什麼尊貴，總要叫這教讀用心在我兒子的身上。我盡了敬重先生，不犯天誅地滅的罪，才能叫先生也不誤人子弟，不受男盜女娼的因果。照如今請教讀，待先生這樣光景，不但先生就誤了我的子弟，並不耽過，而且自己把子弟先已誤了，對不住祖宗。這個想頭，料必就同辦學堂的道理相近，辦得不好，不但對不住眾子弟的

父母，也對不住國家要培養人材的主意，糟蹋了眾子弟，就是糟蹋了國家人材。現在人材很難得的，可禁不住一處一處的學堂糟蹋開來。所以諸位雖是辦個家塾，辦個小小女學堂，想出些好法子，又想立得經久，實在是不錯的。我張開化人是在公門之中，這些道理卻悟得透了。新官到任以後，那改並書院的事，不由我經手，我也一直同諸位在一起，不去理會，簡直的從此跟著諸位辦事，不願理會那官辦的事了。」

黃通理道：「改書院的事，你可以不消理會，那法律上的事，同近來舉辦警察，你是離不脫的呀。」張先生道：「你看我近來公事，都交給伙計們，不去過問。等諸位各事辦成了，用得著我，我情願縮做小孩子，請諸位教導教導。不則我還有一個主意，現在不說給諸位聽了。」

旁邊復華張著眼睛，看大家此談彼論。只有黃繡球半日不語。大家聽張先生說到此處，也無話接下去，低低的向著黃繡球道：「姊姊，我那筆錢不好用麼？也有一千多呢。」黃繡球陡然的站起來，走了開去，用手招復華行至外面。黃通理也趕上去問是何事。原來復華的那句話，大家都沒有在意，只有黃繡球聽見，故此走出去，要問復華一個實在。那時黃通理、黃繡球先後走開，張先生同畢太太也出了景福堂。及至黃繡球同復華問過了話，張先生已去，畢太太與黃鐘、黃權在那裡談笑。只見他兄弟二人，拿著他母親教王老娘們的一本說唱底稿，帶看帶問。畢太太贊了幾聲，隨後也仍回張先生家。

這裡黃繡球自與黃通理趕辦各事，三日兩頭，照常同張先生、畢太太等往來商酌。王老娘們也照常做她的女先兒。

有一天又是陳膏芝陳鄉紳自己做生日，他老太太又叫家人們，在街上彈唱的場子上喚了王老娘、曹新姑到她府裡。那老太太見王老娘這般年紀，還是像強健得很，覺得自己雖然福氣好些，精神還不如她，老年人碰著老年人，說話投機，就談得十分親熱。這日外面的熱鬧應酬，都有人承值。那王老娘們說的唱的，也無人愛聽，只有這老太太用兩個丫環在裡面服伺著，叫王老娘們說說唱唱，作個陪伴。那老太太聽了又談，談了又聽，中間問起王老娘、曹新姑二人的出身來歷。二人雖則吞吞吐吐，不曾實說。老太太卻是絮絮叨叨，問個不了。後來老太太因為咳嗽了幾聲，躺上牀去，叫兩個丫環捶著兩隻腿子，把臉朝著牀外對王老娘道：「我就是這個咳嗽毛病，怪可厭的，咳得不好，就要起痰，一起了痰，胸口就有幾天不舒服。這痰又吐不乾淨，請過多少大夫，吃過多少藥，年年吃燕窩、吃白木耳，總順不下去。你倒一向強旺，沒有什麼病麼？」王老娘一時觸動他的舊事，說：「我從前也是這撈丫子的痰，常要發作。去年才奇怪呢。」

說到這裡，曹新姑搶住接道：「去年我乾娘那痰病發了，厥過去好半天，醒過來，大吐一頓，吐出一塊同冰糖似的，從此直到如今，沒有發過，連咳嗽都除了根，並沒有吃什麼藥，所以真奇怪呀。」王老娘原意要敘她碰著黃繡球的一段故事，看曹新姑搶著說了，又暗中得了個眼色，便不往下再說。那老太太聽了，又道：「這是你一定有菩薩保佑了，怪可憐像你這種人，比不得我們，到底菩薩有眼，你好好的修著罷。」王老娘聽見提起了菩薩，忍不住又道：「菩薩的靈不靈，我倒活了幾十歲，修了幾十年，參它不透。」老太太便問：「這是句什麼話？你不信菩薩便罷，信了菩薩，沒有個不靈的。」曹新姑忙又道：「不慌不慌，請聽外面鬧嚷嚷的為什麼事？」老太太靜心一聽，就坐起來，叫一個丫環，到外面張了一張，說老婆子們同二爺們口角，不知為了何事。老太太吩咐喊進一個老婆子來，又叫了少奶奶進來，先說：「今日是老爺的壽辰，圖得大家安靜，連我也要替老爺取個歡喜兆頭，不肯生氣，你們大膽的，鬧得聲音，到了我耳朵裡！少奶奶們也不闌著些，外面的客人來了多少？席面可端整齊備？廚房裡的酒菜可好？少奶奶也該招呼週到些，難道還要我出來催三督四的嗎？少奶奶，你去查查，那個底下人同老婆子吵，我立刻告訴老爺，攆掉了他們。」老婆子站著不敢則聲，少奶奶見老太太動了肝氣，也引了王老娘們退出來，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